

光影流年

我很想知道自己儿时的模样，翻遍家里所有的相册却只找到一张小小的黑白的百天照——一个胖乎乎的婴儿独自坐在一张小木椅里。再往后就是我的小学毕业照了。

母亲说我儿时是不喜欢照相的。在那个偏僻的小村庄里，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人们是不会想到照相的，因为照相要到离村子十里远的城里。偶尔村子里也会有走村串巷的照相师傅到来，这会给平静的村子增添许多乐趣。孩子们都追着看，人们会趁机照张全家福，或者给孩子留个影。有一次，母亲让我们姐妹三人合影，偏偏我不愿照相，妹妹们则高兴地合了影，还未上学的小妹像模像样地背着母亲用碎布缝制的书包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卷起来的作业本。

还有一张珍贵的照片，是有一年元宵节我们姐妹三人和母亲站在沙河边大铁牛旁的合影。那时我已经长得很高了，头顶都到母亲耳朵边了，估计上初一了吧。那是我第一次和母亲合影，也是成年之前唯一的一次。

留下照片最多的是初三那年。因为班主任张老师酷爱摄影，所以我们也跟着沾了光。我们的教室、彼时的校园、宽宽的学校大门、校园外青青的田埂、美丽的沙河连同青涩的我们一起被定格在镜头里，成为温暖的记忆。我想张老师那时也未必想到这些照片的价值吧。



爱的程序

早晨锻炼必到广场，然后再绕回来。到家后爱人问我散步到哪儿，我回答“广场”，问过几次，就不问了，但每次锻炼回来，就着暖暖的身体和运动的振奋，我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要酣畅地报一声，仿佛这样才算为晨练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早上散步回来，一进门照例汇报，爱人撇着嘴说：“到广场，我早就知道了，絮叨啥！”也是，无问而答，似乎毫无理由，但对爱人的指责我非但不介意，反而对爱人多了一份理解。

爱人是善解人意的勤快人，家里谁想吃啥饭菜都尽量一一满足，哪怕个个不重样。有了几回这样的待遇之后，我觉得不妥，还是大家统一为好，一来减轻工作量，二来不要得寸进尺。可做饭前，爱人还总好问：“你吃啥菜？”我嗔怪道：“你

在师范学校时也有一位爱摄影的老师——教我们美术的苏老师，课余总有同学找他照相。我也一样，每学期都要找他在校园里照几张，不是喜欢照相，而是为了留作纪念。也许是因为慎重，所以严肃，那些照片都是没有笑容的。

不知何时我开始喜欢照相了，习惯笑着面对镜头了。明知自己不是美女，却特爱臭美。是从那年和同事们一起去青岛旅游开始的吗？或许是吧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如此畅快地照过相。我喜欢和朋友或家人一起拍照，喜欢照相的过程，喜欢看着照片回忆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痴迷，是因为儿时的缺失吗？年长的刘老师曾打开手机让我听一段录音，我听到一个小女孩唱歌的声音。刘老师幸福地告诉我，那是她女儿五岁时用录音机录的，现在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。磁带不好保存，前几年她又录在了电脑上，存在 U 盘里和手机上。我惊叹她的用心，这是她送给女儿的最好的礼物啊！

所有逃去的日子、流逝的青春都已无法挽回。我想看我儿时的模样，听我儿时的声音，终将成为今生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。我想，当我白发苍苍的时候，会不会像此刻怀念童年这般怀念今日呢？

用光影把流年封存，不要再留遗憾！

（陈娜 周口市开发区陈营学校）



老枣树

我家门前有一棵老枣树，枯皮，弓腰，像个老人。

白发苍苍的祖母，常常拄着拐杖，从房屋里走出来，站在门外，颤巍巍地抬起老花眼望着老枣树出神。她叹息一声，对我述说起这老枣树的历史。她说，从她出嫁走进这家门，老枣树就这样干巴。它年年发新芽，抽新枝，结新果，新果压弯枝头。它结的新果红了，人们把新果敲光了，寒霜剥光了它的叶子，它就这样枯暴着皮，光着身子度过寒冬。

春天来了，它又发新芽、抽新枝，开花、结果。一年又一年，不管人们怎样敲打它，它仍然年年开花、结果。

老祖母说：“抗日战争年代，日本鬼子把你爷爷拴上它的枝杈，逼你爷爷交出你爸来，说你爸是共产党。你爷爷被吊在这枣树上，两脚离开了地，老枣树直摇头。这时候，村外一声枪响，鬼子转身逃跑，老枣树“咔嚓”一声响，枝杈断开，你爷爷掉地上，脱开绳子翻身跑了。又一年，一天深夜，你爸带着十几个伙伴回来了，他们没有粮吃了。这是一个荒年，又被敌人封锁，家里也在吃糠饅。幸好收获鲜枣，把老枣树一年结的鲜枣贡献给你爸他们做了粮饅，给他们顶了大事。”

听了老祖母的话，我对这棵老枣树产生了敬意，我向它干枯的根部浇水。记得我幼年时代，经常爬上草棚屋顶，用挂在长竿上的小竹弓和针做的小箭，射击伏在它枝丫上的秋蝉，碰落

枝头上的累累鲜枣。自从老祖母讲述过它的故事，我不再射秋蝉了。

我离开家乡工作，每年秋后，老祖母都叫人送一包鲜嫩的红枣，并捎来嘱托：你爸爸很珍惜老枣树的嫩枝，舍不得打枣。给你送来的这些红枣，是它熟后自落的，希望你不要忘记这棵老枣树。它对革命是有贡献的，至今它仍然结出鲜果来……

听了老祖母的话，我想起家门前老枣树的繁茂形象。在我看来，它不是一棵树，它是一个对祖母有贡献的钢铁老人。今天，它还在那儿不懈地结出红枣。

我把老祖母捎来的红枣分给我的青年伙伴们吃。他们嚼着，都夸赞红枣的鲜甜。我又把老枣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，他们听后都感动了，悄悄把吃剩下的红枣藏起来，留作纪念。

后来，老祖母和老祖父相继去世了。

今年冬天我回家探亲时，看见老枣树依然耸立在门前，新盖的门楼伏在老枣树的枝丫下面。我曾经攀在上面射秋蝉的草棚早已被拆除，原地盖起了一间电动磨坊。但这干枯的老枣树，似乎没有改变，一身铁色的枯皮，探身观望着人间的沧桑……

（刘忠全 西华县委政法委）

这个春天，我来过

午后的一阵太阳雨，让一直污浊的空气清新了不少。春雨过后的阳光依然有暖暖的感觉，我拿了针线坐在二楼的阳台上晒太阳，暖暖的阳光下，一针一针地绣着红色的花。

忽然，真的有一阵儿淡淡的花香飘来。欣喜！是不是养了好久的栀子花开了？我慌忙循着花香找寻。原来，栀子花旁边的一株黄色的小花正绚烂地绽放。

几天前，一颗久置未吃的白菜心里竟悄悄长出绿色的茎叶来，我突发奇想：把它养起来。我把茎周围的烂叶剥掉，找出发芽的根部，又寻来一个破旧的小塑料花盆，填土、轻埋、浇水，稳稳妥妥地给白菜心安了一个家，把它放在了含苞待放的栀子花旁。

没曾想，才三五天的工夫，仅给它喝了两次水，只沐浴了几天的阳光，它就将生命开放得如此热烈。相比旁边的栀子花，它没有漂亮大方的豪宅，没有栀子花植株的典雅大气，它那样瘦小；它也没有享受天天浇淘米水的礼遇，只是喝些能够维持生命的清水；它更没有我这个主人的任何贴心呵护，只是接受了阳光暖暖的微笑，体验了春风轻抚的关爱。就这样，它用自己的积极顽强，开出美丽的生命之花，飘散着悠悠的花香，也让自己在有限的生命中焕发绚丽光彩。

想想尘世里的我们，是不是也应该像这株白菜花一样，可以没有宽敞豪华的房子，可以没有撑足脸面的车子，可以没有腰缠万贯的票子，但我们依然要让自己的生命之花骄傲绽放。不管拥有怎样的生存环境，只要我们用心生活，那一天天琐碎平凡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有滋有味，有情有趣，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更多



的精彩、更多的生动、更多的意义。

面对大千世界的花红柳绿、多姿多彩，这黄色的白菜花可以自豪地说：这个春天，我来过。每个生命都是一朵花。只要我们相信自己，确定目标，积极进取，我们的生命之花可以像白菜花一样灿烂，花开芬芳。我们也能面对这熙攘纷扰的世界，骄傲地说：这个世界，我来过！

（郁秋英 扶沟县城关镇一中）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zs@163.com，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